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乘备闻国

胡思敬 著

50.56

上海书店出版社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国闻备乘

胡思敬

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完颜绍元

封面设计:程 钢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国 闻 备 乘

胡忠敏

*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福州路 42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订

*

98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375 字数 76 千字

1997 年 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ISBN 7-80622-189-1/K·17

定价:5.40 元

出版说明

《国闻备乘》四卷，胡思敬著。

胡思敬(1870—1922)，字瘦篁(一作瘦唐)，晚号退庐。江西南昌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中举，明年连捷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改吏部主事，擢御史。宣统元年(1909)，因弹劾端方得名，后以言不能用告归。民国成立后，胡“岁出游无定止”(陈毅《胡退庐墓表》)，日与升允、刘廷琛等共谋颠覆民国，恢复帝制。张勋复辟，授其左副都御史，未至而复辟失败。1922年4月病故。著述甚丰，有《退庐文集》、《退庐诗集》、《驴背集》、《戊戌履霜录》、《九朝新语》、《丙午厘定官制刍论》、《盐乘》等。尝搜辑散佚孤本120多种，汇刻为《豫章丛书》行世。

《国闻备乘》是胡思敬在北京10多年的从政生涯中，利用“趋职之暇，时有所纪”的成果，其中“见而知之者十之七八”，堪称一部历史现场目击记实，具有一般野乘稗史所无可比拟的史料价值。

通观全书所纪，要以清末朝章时事、政要秘辛占主要篇幅。作者以亲身经历或目睹耳闻，具体地记述了甲午战争以来中国政坛上一系列重要事件及相关的制度和人事变易经过，其中颇多“内廷机密要闻”。例如宣统登基后摄政王载沣以“足疾”为由打发袁世凯归田一事，外界多以何患无辞为言。但据本书披露，实为袁氏不预储君定策，自知失势，乃伪称足疾，还特地找了两个人将其扶掖

入朝，遂有载沣将计就计，赏他一根拐棍。他如梁启超会试被黜及康有为不得馆选的前因后果，戊戌政变后荣禄暗中联络督抚封杀慈禧废立之谋，两宫驾崩后溥伟向载沣争夺顾命大权等消息，大多翔实可信。且因出自亲历、亲见、亲闻而富于细节描写，一颦一笑，莫不传神，这也正是本书的特色与精华所在。

从政治立场上说，作者无疑是守旧派，在本书中，随处可见他对于“新政”的不满与攻击。这一部分材料，形象地展示了一个守旧官僚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心态。另一方面，作者对“新政”弊端的确有事实依据的揭露，又为我们全面了解当时的社会变动、政治改革，提供了一批不可多得的生动细节，弥足可贵。

此外，作者对社会生活和时代风俗的浇淳流变，也有留意。如科举兴废对婚嫁俗尚的影响、西风东渐形势下种种礼制禁断的废弛，乃至旧衙新署的办学与“在职进修热”等，俱有写实，也是观照清末风俗流变的有价值史料。

本书据1924年南昌退庐刊本重新整理，除订正若干明显的讹误外，另加新式标点，以便阅读。囿于水平，错误或恐难免，尚祈读者批评教正。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八月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求幸福斋随笔

国闻备乘

退醒庐笔记

蛰存斋笔记

自勉斋随笔

汪穉卿笔记

辰子说林

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

南巡秘纪

新语林

何海鸣

胡思敬

孙家振

蔡云万

陈邦贤

汪康年

张蕙剑

陈无我

许指严

陈澹一

目 录

自序.....	1
例言.....	2

卷 一

同城督抚不和.....	3	屠仁守罢职	11
张果敏发迹固始.....	4	江西京官风气	12
胡文忠权变.....	5	简放道府成例	12
文宗遗命得人.....	5	何小宋贻误军事	13
慈安防患之密.....	6	袁岑气焰	13
君主专制之诬.....	6	媚袁	14
穆宗遗事.....	7	岑云阶粗莽	15
裕寿山诛李世忠.....	7	盛杏荪办洋务	15
李文忠滥用乡人.....	8	兵权不轻假汉人	16
京曹印结.....	8	部务	17
张天师受骗.....	9	太后七旬万寿	17
陈尚书罪不掩功.....	9	李文忠办洋务成效	18
改题为奏	10	道员诡遇	19
兄弟不睦	10	盛祭酒	19
母子夫妇不和	11	朱陈学派	20

满洲世阀	20	陈璧袁世凯之去	25
京官变局	21	会匪	25
黄氏二女	22	本朝三大政	26
赵御史参庆邸	22	学堂流派之杂	27
名流误国	23	搜罗名士	27
英侍郎相术	23	南昌教案	28
梁启超乙未会试被黜	24	贡献	29
调任	25		

卷 二

颐和园	30	督臣凌蔑司院	39
捐例	30	南党北党	40
报效	31	外务部媚夷	40
陈右铭服膺曾文正	32	铁路	41
朝士嗜好	32	科目盛衰	42
京师梨园	33	教案	42
部费	33	二张	43
督抚奢俭	34	吴挚甫东游被谤	44
左文襄循资进用	35	新增财赋	44
托名著书	35	京堂之多	45
江淮巡抚	36	保案之滥	45
一门两皇后两福晋三夫人	36	《湘军志》	46
蒋式瑄参庆王	37	新衙门争权	46
督抚各私利权	37	同罪异罚	47
疆吏调员	37	岑云阶入京举动	48
光绪朝政府	38	邮传部不利堂官	48
近人书画	39	林侍郎持正	49
		藩司受制督抚	50

李文忠徇私坏法	50	张之洞骄蹇无礼	53
商部两状元	51	荣文忠升沉	54
赌捐媚捐	51	梁鼎芬奇气	54
用人不分界限	52	王壬秋诙谐	55
商部捷径	52	大臣延揽不慎	55
文锡	53		

卷 三

北洋捷径	57	三先生崇祀	65
刘张优劣	58	服妖	67
荣相濡涑	58	闾阎奇节	67
朱宝奎叛盛归袁	59	孝钦临危定策	68
会议	59	瑜贵妃争嗣	68
陈夔龙畏内	60	戊申大丧失礼	69
瞿鸿禨因衽席之言失位	60	溥伟争位	70
樊增祥罢官	61	宫闱疑案	70
荣禄权略	62	孝钦驾馭庆邸	71
孙文正恶杨杏城	62	要臣兔窟	72
书籍聚散	63	三杨	72
《湘潭志》前后印本不符	63	鹿传霖暗中主复科举	73
君相不能与布衣下僚争名	64	孝钦裁抑倖臣	73
叉麻雀	64	张文襄闾于知人	74
袁世凯谋倾岑云阶	65	后妃以言语得祸	74

卷 四

差使变为实官	76	隆裕始俭终奢	77
督抚趋时	77	汉员不丁忧	77

监国预防隆裕	78	郑苏龛好为大言	87
监国之黜	78	宗人贫乏	88
京朝馈遗	79	翁师傅晚境	88
外党	80	保荐人才	89
宣统初年朝士	80	广东十姊妹	89
孝钦仇恨外人	81	天阁	90
张翼倚醇府势盗卖官矿	82	保皇党	90
张袁相恶	82	言路报馆网利之术	91
江苏两巨绅	83	宦途异数	92
政出多门	83	三菱公司	92
言路盛衰	84	铜元纸币之害	93
张之洞抑郁而死	84	军机不胜撰拟之任	93
孝钦优容庆邸	85	兵变	95
盛尚书诱骗泽公	85	辜鸿铭坚拒袁党	95
主持新法罪魁	86	琐记	95
贻穀参案	86		

自序

国朝自庄廷铨、吕留良、戴名世连兴大狱，文字之禁极严，内外士夫罔敢谈国故者。予来京师，七年之间，经甲午、戊戌、庚子三大变，私叹史官失职，起居注徒戴空名。历朝纂修实录馆阁诸臣罕载笔能言之士，但据军机档册草率成书，凡一切内廷机密要闻，当时无人纪述，后世传闻异辞，家自为说，遂失是非褒贬之公。俯仰三百年庙堂擘画之勤、将相经营之苦，慨然于弓髯乔木之感，未尝不戚戚于怀也。同时在京好谈掌故者有汪舍人穰卿、冒郎中鹤亭，询其著述，秘不肯示人。其出而问世者，多不脱小说余习，外此更无闻焉。甚矣，史才之不易也！予趋职之暇，时有所纪，久之遂成卷帙，大约见而知之者十之七八。士非忧患不能著书，不经乱世亦不能尽人情之变，予忝负言责，绁短汲深，自愧无丝毫补济，安敢自托于古人忧患著书之旨？聊存此篇，备异时史官采择，庶为恶者知所戒而好善者交勉，人情变极思迁，亦转移风气之一道也。自辛亥三月，予携此稿辞职出都，不半载而武昌乱作，欲再行赓续，而东西窜走，交游断绝，四方音问不通，遂长为山中人矣。

宣统辛亥十月胡思敬自序

例 言

一、书中称太后、称上者，光绪朝所作；称孝钦、称德宗者，宣统时所作。

一、左氏叙列国大夫，或称名，或称字，或称官、称谥，前后错出，使人莫晓。明人以地称人，则尤不典。此书于本文则直书姓名，以符史法。于标目则书谥，无谥者书官，无官者书字，以激扬人品。

一、书非作于一时，有前日所纪如是而后日情形复变者，不再改削，用以存真，读者当分别观之。

一、一人数见，前后官职升转不同者，各从其时书，一人而再见者亦同。

一、光、宣之间，署名、官名及内外典制多随意变更，亦各从其时书。

一、古人讳尊、讳亲之说，亦为过小者言之，若大恶可讳，则桀、纣之残暴谁为播扬于后世乎？周公诛管、蔡，亲加刃于其躬尚无不可，更何论死后之褒讥。操史笔者，但不当掉弄楮墨，以快一己之私仇，他非所惧也。窃守此义，以待来者。

一、书中于清末新政言之最详，盖及身亲受其祸，艰险备尝，遂不觉大声疾呼而出，怒骂之态多，嬉笑之情少，识者鉴之。

国闻备乘卷一

同城督抚不和

督、抚同城，权位不相下，各以意见缘隙成齟齬，虽君子不免。两广总督那彦成与巡抚百龄相攻讦，百龄寻以失察家丁议遣戍；继百龄者为孙玉庭，劾彦成滥赏盗魁，彦成亦被逮；及百龄再至两广，以玉庭蕙懦复劾罢之，此君子攻君子也。吴文镕初至湖广，与巡抚崇纶不协，崇纶百计倾陷，以孤军无援死黄州，则小人攻君子矣。郭嵩焘权粤抚，不一年，见事权尽被总督侵夺，戚然不安，疏请罢抚院，不报。云贵总督魏光燾与法人议路矿，约已定矣，巡抚李经羲监临入闱，未知也，出则尽反前议。总督大恚，经羲力求去，朝廷恶其奏辞不逊，遂削职。张之洞在粤与倪文蔚争，在楚与谭继洵又争，但未露章相诋耳。戊戌诏罢云南、湖北、广东三巡抚，旋复设如故，谕旨言“总督主兵事，巡抚主吏事，然总督位望较崇”。之洞任两广时，自言有节制巡抚之权，不能限其专治兵不问吏事也。至光绪三十年，复用前诏，罢三巡抚，留总督，事权始一。然总督名实不称，载之国史，徒滋后世之疑。云贵总督驻云南，未尝问贵州事；两湖总督驻武昌，未尝问湖南事；推之两广、闽浙、陕甘，莫不皆然。江苏幅员不及四川四分之一，总督驻江宁，巡抚驻苏州，提督驻清

江浦，兼兵部侍郎，专典制淮南，同于督、抚。江督名节制三省，其实号令不出一城，遑问皖、赣？宜将六总督各正其名，如直隶、四川，斯得之矣。

张果敏发迹固始

张曜微时，依其姑夫蒯贺荪于固始令署，年未二十也。固始衙役以千数，最雄鸷有力者曰黄杰，党羽一呼毕集，历任县令皆阴与为缘，不敢相尔汝。河南巡抚廉得杰党奸状，密遣总兵某以五百人往，令縶以献。杰微闻其谋，未审，阴勒部众以待。总兵至，县令款以盛筵，左右前后皆杰耳目，县令不知也。酒数巡，总兵言曰：“闻贵治有黄老虎，其人安在，犹著役乎？”老虎，杰绰号也。令未及答，曜侍酒在旁，即趋前对曰：“此里中豪杰，好义，重然诺，缓急可倚，大人安从知之？”且语且啍，褒赞不容口。左右奔告杰，杰甚德令，以为事且解，部众俱散。翼日，曜率健儿数十，潜引总兵，掩其不备捕得之，遂伏法，一县皆服其勇。是时捻匪大乱，固始当兵冲。一夕，谍报寇至，县令已公出，城中惶扰。曜见事急，请典史出治团防。典史曰：“我狱吏耳，安敢主兵？”曜曰：“当为尔助。”曰：“无款奈何？”曜曰：“公姑出，徐设计，集之不难。”乃下令城中，贫者出力，富者出钱米，不愿相助者悉徙避城外。得千人，日夜训练，乘城以守。官军追贼，战洪家埠，距城十里。曜登陴，见郭外烟尘蔽空，率三百人往觐，火其辎重。贼溃而走，追败之，斩馘以千计。官军即僧格林沁也，遣使问城中主兵者为谁？曜褐衣徒步诣营谒见，应答如流。僧王大奇之，令随营效力，屡建功。后统嵩武军，与宋庆俱称中州名将。

胡文忠权变

《战国策》描画小人情状，后世虽极诡诈，莫能出其范围。君子恶其人，未尝不明其术，不幸当龃龉之交，事处至难，不得不假借用之，以济一时之变。如胡林翼之出谋用智，其心亦良苦矣。林翼初授鄂抚，驻师江南，官文以将军署总督，驻江北。两府将吏颇构异同，林翼大惧，即渡江谒见官文，结盟为兄弟，执礼甚恭，出其爱妾拜官文太夫人为义母，月进羨余多金充督署公费。官文大喜，一切军政吏事悉让林翼主持，不置可否，事乃克济。左宗棠为怨家所告陷狱，甚危。林翼辇三千金结交朝贵，得潘祖荫一疏，事遂解。多隆阿、鲍超两将勇鸷而骄，虽曾国藩不能驭，林翼阴以权术笼络之，时夸多以愧鲍，时誉鲍以激励多，如孺妇播弄口舌，阳怒阴讥，皆寓使用。其精诚贯金石，其妙算如鬼神，其心迹如青天白日，微论左、李望尘不及，即曾侯亦不能不却步矣。

文宗遗命得人

文宗大渐，时尚驻蹕热河，内外汹汹，讹言蜂起。显皇后进曰：“圣驾脱有不讳，枢府中畴则可倚？”帝引后手，书“文祥”二字示之。后又言：“大阿哥幼冲，当典学，安可无付托者？”帝闭目沉吟良久，徐惊寤曰：“得之矣。”急用倭仁。时倭仁被放新疆，为叶尔羌帮办大臣。帝崩，即日发急递召之回京，命授读东宫。文祥领军机，密加倚任。穆宗即位，尊后为慈安，号曰东太后；尊生母为慈禧，号曰西太后。慈安贤明，慈禧警敏饶机智，两宫同心一德。文祥又引用李棠而结欢恭亲王奕訢，故同治初年之政罔有缺失。慈安崩后数年始更变大臣，又二年始兴园工。西后忌慈安久矣，无疾暴崩，宜外言之啧啧也。

慈安防患之密

慈安无子，一女嫁符珍，早寡。抚爱穆宗，一如己出。待慈禧甚谦让，不肯以嫡自居。初垂帘时，邀与同居养心殿，扃闭各宫门不启而告之曰：“吾两寡妇人抚一孤子，设不幸奸人乘机造作语言，居间播弄，则天下大事去矣。今寝处一所，朝夕相见，各坦怀相示，谗何由兴？”后穆宗大婚，乃各异宫而居，烛影斧声，遂成千古疑案。戊戌之变，亦因慈禧居颐和园，母子会见日稀，故康党以邪谋进。慈安远虑，真有不可及者。

君主专制之诬

近世倡革命者，恒借君主专制一言为口实，其实诬也。总管太监李莲英有养子四人，曰福恒、福德、福立、福海，各捐郎中，分列户、兵、刑、工四部候补，亟请于孝钦谋实授。一日，刑部尚书葛宝华入见，孝钦以福海托之，宝华曰：“与以小乌布则可，补缺当遵部例，臣何敢专？”孝钦默然，不敢言破例也。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劾罢之。是用人之权，君主不能专也。文宗北狩，行在提款过多，宝鋆坚不奉诏。穆宗大婚，内务府告匱，假之部库，部臣力争，谓府、部界限甚清，不可牵混从事。孝钦初兴园工，游百川、屠仁守先后入谏，几罢者数矣。李鸿章等虽善迎合，不能不借海军报效之名，掩饰国人耳目。是用财之权，君主亦不能专也。同、光以后政衰时犹如此，承平可知矣。

穆宗遗事

穆宗春秋寢富，性豪爽，引内务府郎中贵宝为酒友，上书房翰林王庆祺导之冶游，微行无弗至，旋遭恶疾，讳云出痘，遂崩。李鸿藻傅帝十四年，临危入见，受遗诏辅立溥伦，寻窥太后意不然，乃立德宗。其母即太后女弟，以故得立。皇后闻德宗入继文宗，不为穆宗立后，泣涕坚卧不起，出怨言。太后召至宫，切齿大骂，批其颊者三。后父崇绮遣人以死讽之，遂不食，七日崩。

裕寿山诛李世忠

李世忠既得罪，羁安庆，尚拥巨赀，私蓄健儿，横行多不法。候补知府吴廷选奉委解盗犯入城，解役饮于市，见少妇靓妆倚门而笑，疑为娼也而挑之。少妇者，某都司之妾。都司故世忠部曲，闻役人无礼，急持挺大呼而出，役恃众蜂拥入室，都司匿复壁以免。次日诉世忠，世忠曰：“鼠辈敢尔？必报之！”一呼而徒众毕集，走索廷选，适外出，其母年七十，出以好语慰之，世忠径批其颊。返遇廷选于途，从舆中曳出痛殴之，伤其左臂。廷选，湖南人也，是时左宗棠方督两江，湘人宦皖者气焰甚盛，闻有廷选事则皆不平，大会湖南馆，联名诉抚院。巡抚裕禄大惧，访诸藩司胡玉坦。玉坦与世忠有隙，劝令除之。初，世忠与陈国瑞私斗杀，曾国藩两惩之，奏请将世忠革职，交安徽巡抚严加管束，疏末有“如再怙恶，当即处以极刑”两语，至是裕禄援国藩旧案以请。诏诛世忠，余党悉赦勿问。世忠临刑，语其侪曰：“吾无大罪恶，唯枉杀何桂贞，宜有此报。”